

顾

士

著

故园风雨

姑园风雨

◎ 求索文丛

CHANGCHUNCHUBANSHE

自然改造人

卡拉扬的墓

两难境地

教育啊教育

大战逸事

歌曲的流行与国民的情绪

自尊

我是谁

活史料

今为古用

偷

病号

睡

度假之累

什么是美食

江帆和苗地

史学与文艺

永不枯竭的题材

我们也曾年轻过

追思曾三老人

多言贫小说篇

知识从何处来

文化人的居所

包公曾不管下水道

不成功者说

一百年太久

结婚与生育

古今之变

让我们的语言恢复光彩

在自律中自救

◎ 長 春 出 版 社

長春出版社

故園風雨

◎ 求索文丛

顾
土
著

(吉)新登字 10 号

故园风雨

顾 土 著

责任编辑:邓 进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9.625 插页:5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5 000

印数:1—8 000 册

ISBN 7—80604—601—1/I·126

定价:14.00 元

序 言

顾
土

谨以此书献给敬爱的祖母。

三十年前，我的祖母死于非命，是最先离我而去的亲人。

自我记事的时候起，她的勤劳的双手就拥抱着我；她的慈爱的容貌就让我感受温煦之情。

她黎明即起，洒扫公共楼道，去很远的菜市买菜，然后唤我醒来，给我洗脸，帮我整理床铺。她晚间领我漫步林荫，讲两个故事，再回家烧一锅水让我洗浴，哄我入眠。

她虽然生长于旧的时代，却保有一双健步的天足，性格也爽快。

她太宠爱我了，以致我常发脾气，还摔坏她送给我的东西。我还没有尽一点孝心，为她的孤苦无助的心灵唱一首动听的歌，她就忽匆匆地走了。

她临走的前两天，我见她枯坐在马路边，头发，已经发白的头发蓬乱，痕迹一身，呆呆望着过往的人流。

我放学回来，她正拎着一个包袱向外走。我不敢看她，更不敢叫她，还躲开她的目光。她喊我，边走边回头喊我，一声接一声地喊，声音不大却亲切清晰。我终于转身目送她，但不能也不敢呼喊，更不能痛哭。我知道她会长久地离开我，但不知道她竟永远离开了我。

后来我听说，她在途中被剃成阴阳头，回到家乡——上海嘉定的一个小镇，她又被告知，次日要开千人批判斗争大会。

一个月之后，我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嘉定来的电报，声明她，我的祖母，已于一月前投水自尽，当时称作“畏罪自杀”。

十余年前，我终于鼓足勇气伫立在她自沉的地方。这只是一洼水。周围的人听说我来寻根问祖，都围拢在我的身旁，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则纷纷向我诉说我那不幸的祖母被遣送回来后的情形。

在一户人家的柴房，黑幽幽的，看不清四壁，直到推开两尺见方的木板，这是窗扇，昏暗的光线下我的眼睛里才显现一片斑驳和狼藉。祖母回乡的当天就住在这里，她好像没有起火，无饮无食。翌晨，有人看见一具尸体在水面漂浮，旁边还有一件上衣。

自沉,我一直都为祖母以如此凄怆的告别方式而深深痛楚。谁想,更悲惨的情状还隐蔽在后面……

我多么想年年祭奠我的祖母,可是尸骨无存,冤魂更不知浮屠何方,连一张她的遗像都没有存留下来。我只看见我幼时的照片,她躲在我的身后,扶持我的双手清晰可辨。

她无由得知,除去我,她的孙辈都已远走他乡,再下一代将永留异邦。故土难离的我,正为幽冥之中的祖母常年守望。但是,生死陌路,幽明两隔,情何以堪!

我的祖母是一位极其普通的中国妇女,我把这部书敬献给她,并在书前写下这么多话,是由于她的悲剧与一个历史时代结成因果,当我表述这段岁月时,最先想到了她。

感谢长春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使我近几年的一些文字得以结集。书中的文章有些选自已经见于报刊的随笔、小品、闲话、杂评、琐记,有些则是未刊稿。若论分类归属,有的恐怕算作“四不象”更为适宜。其实,无论什么形式,如何写法,怎样落笔,都不妨看作对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表述,一种自我的表述,仅此而已。

1997年6月于京西定慧寺

目 录

故 园 风 雨

- 序 言 / 1
- 一百年太久 / 1
- 自然改造人 / 5
- 不成功者说 / 10
- 自省 / 16
- 我是谁 / 20
- 在自津中自救 / 26
- 古今之变 / 35
- 两难境地 / 46
- 交流 / 54
- 活史料 / 59
- 档案的尘封 / 63
- 包公管不管下水道 / 67
- 尴尬的回答 / 70
- 教育啊教育 / 74

目 录

故 园 风 雨

- 今为古用 / 78
我们也曾年轻过 / 83
知识从何处来 / 88
大战逸事 / 94
学者无名 / 98
偷 / 102
睡 / 109
病号 / 117
什么是美食 / 122
美不逢时 / 130
打不完的官司 / 138
度假之累 / 142
文化人的居所 / 147
说“庙” / 151
旧书 / 155

目 录

故 园 风 雨

- 口舌之辩 / 160
赵季平兄 / 164
江帆和苗地 / 169
追思曾三老人 / 173
文学史里有位尚钺 / 180
普及 / 185
结婚与生育 / 188
文化的恢复 / 192
让我们的语言恢复光彩 / 196
语言的萎缩 / 200
打仗 / 203
多言贫少说富 / 206
钱化 / 209
别一种犯罪 / 212
酒吧 洋文 后庭花 / 216

目 录

故 园 风 雨

- 计量化 / 219
- 史学与文艺 / 222
- 歌曲的流行与国民的情绪 / 225
- 永不枯竭的题材 / 228
- 卡拉扬的墓 / 231
- 北京人 / 234
- 学校的位置 / 237
- 知识的偏废 / 240
- 猫死谁手 / 243
- 出书 / 247
- 中老年服装 / 250
- 明星崇拜也是消遣 / 253
- 节日崇拜 / 255
- 刺激 / 258
- 王婆文艺 / 261

目 录

故 园 风 雨

- 歌舞春秋 / 264
选择的自主 / 266
叫滥的经典 / 269
保密 / 271
谣言 / 274
最重故园情 / 277
母爱 / 280
二泉映月 / 283
我珍藏的《普希金文集》 / 286
过洋节 / 288
素养 / 291
退化和进化 / 294

一百年太久

黄老先生，我的忘年交，仙逝那年九十有七。他老人家的预感力很强，人归道山前三天，诸项后事一一交待妥当。其一便是邀我过府做临终的闲叙。

老先生偏爱金石，不近名利，性情怪异，与世遥隔。诀别时，他赠我四字：固执己见，说此乃积一生之经验所得出的至理。他举一例，令晚辈的我惊愕良久。他年轻的时候，社会上曾发生过有关吐痰的论辩。多数人自然猛烈抨击随意吐痰之陋习，认为有碍卫生，败坏环境；但也有人的意见相左，黄老即为其中之一。他说：“吾国乃农耕大邦，许多土地却又非常贫瘠，人痰则可化为肥料，滋补植物，况且有痰不速啐，如鲠于喉，无益健康。”黄老的有力佐证就是，时过近百年，随便吐痰之习仍长青不衰，虽屡禁而难止，可见此为天性，禁不得的。

老人作古有年，我终未敢苟同其论，但他老人家据以为证的事实却是铁一般的坚硬。孙中山先生曾遗憾的“随意吐痰自由放屁”，又存活了一百年；蔡元培先生描绘的“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

地，拭涕以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经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也是随时随地可以瞥见的。

再向离我们远一些的地方看过去，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思想家对社会的分析，对物化的批判，时过一个世纪，丝毫无隔世之感，反而更加适用，更为有力；小说家和戏剧家笔下众多灵魂丑陋、扭曲、卑下的人物，一百年后仍然与人们紧密生活在一起，而且愈加鲜明，愈为活跃。固然这在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的伟大，他们洞悉人生，望穿时空，横跨世纪，但也无法否认人世间步履的缓慢、自省的迟钝、认知的短浅。物质貌似进步，精神的步履则蹒跚又蹒跚。

我们常常奋笔疾书，写就一篇篇所谓醒世之作，自以为深邃、独到，观者也连声喝好，感觉振聋发聩。然而当我们翻出本世纪前半部分的许多文字时，又不能不承认我们是在浪费笔墨，重复劳动。眼下的很多问题，在那些旧文中皆可以寻到相应的议论；我们现在的所思所讲，那些文章都已思过讲过。鲁迅的“阿Q”，子孙繁衍，既兴旺且得意，一部“正传”囊括至今足矣。胡适的《防身的锦囊》、《不要怕社会报复》、《差不多先生传》、《名教》、《麻将》，周作人的《麻醉礼赞》、《奴才礼赞》、《吃烈士》、《教训

之无用》，梁实秋的《骂人的艺术》、《谦让》、《客》、《握手》、《旁若无人》，等等，等等，我们读起来，是那么应时，那么贴切。我很想建议报刊辟出“旧文重登”栏，针对时弊，把几十年前乃至一百年前的文章翻检一通，轮番再见天日。我料定，这样的效果比现在刊布的许多文字强似不知多少倍，并且还能够节省下可观的润笔。

说至此，我记起了写《老残游记》的那位刘鹗刘铁云。上个世纪末，他建议利用外资修一条由天津至镇江的铁路，但遭到旅京同乡的强烈责难，以至开除了他的乡籍。他应一家德国公司之聘，当了经理，筹采山西矿产，提出“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结果被视为“汉奸”，以维护纲常闻名的清廷重臣刚毅在庚子之役时就用“通洋”之罪，要把刘铁云“明正典刑”。而最终导致刘氏身陷牢狱，流放新疆，病死迪化的表面原因（真正原因是得罪了袁世凯），也是有人说他在浦口集资购买荒地是为洋人所用。“买办”的包袱，刘铁云断断续续，时重时轻，背负将近一个世纪，直至我们所遭所遇所言所行与他十分近似的时候，始恍然大悟：刘铁云何罪之有？不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如此的认识过程也实在太久了！

面对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回首百年沧桑，我们心中有否愧怍？

1996 年

*

自然改造人

我居住的这个城市近两年气候变化很大，原来是冬雪秋朗春有大风夏季则时而雷雨时而骄阳，如今一反常态，雨水伴随着整个夏天，白雪却成了稀罕物，冬无严寒，夏不炎热。长此以往，我怀疑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后代怕要发生性格与生活的明显变化，起码雪压青松的景色和我们日益遥远了。

人，从本质上看没多大区别，然而当人们分别生长在草地、深山、瀚海、平川、高原、水边的时候，当人们被分割在旷野与城市的情形下，各自便养成了特有的外观和心境。西子湖边游醉的男女吹奏不出关山月，嘉峪关前匆匆的赶路人何曾唱过“簇乐红妆摇画舫”？你再看，古今中外的所有人，他们的皮肤、体态、习俗、文化、思维、饮食、衣着、性情，哪一样不与自然环境相关，而且总是随自然的变迁去更易。我国中原与西北地区在宋代以前非常富庶，土壤肥沃，群山蓊郁，水源充分，没有那么多风沙、盐碱、碎石，其时的人们与今日相比，肯定另有一番兴致和情肠。

我们的先人曾经依赖渔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无数豕鹿羊鸟和活蹦乱跳的鲜鱼用自己的生命哺育了人类的成熟。连候虫的行止都曾作为我们经时的根据。“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里《七月》诗的这一句，让我们看到祖先从蟋蟀的迁移来断定季节气候的改变。但当我们从肉食鸡中品尝出机械化的滋味，从江海湖泊的生物里闻到工业污染的气息时，一种生存的危机感便袭上心头，让精神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状态。有朝一日，除人以外所有的自然动植物荡然无存，只剩下人工养殖品供我们受用，索然无味就将成为人类的最大悲哀。

森林的绿色使《皆大欢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仲夏夜之梦》这样的喜剧洋溢着四季更替的象征意义，葱茏一片带来了莎士比亚的浪漫情怀。浩浩荡荡的密西西比河流泻出马克·吐温的豁达、机智的气质。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源泉来自多瑙河两岸迷人的风光，而湘西古老深沉的山山水水则奉献了沈从文这样一位令人难忘的作家。然而，现在的世界，或者由一处机关大院、一个招待所、一家百货公司、一片体育场、一条街道、一所电影院组合而成，或者由立交桥、摩天大楼、娱乐场、宾馆、服饰专卖店再加迪斯尼、麦当劳、肯德基以及一块